

論語類編心解

貞

和装本



門 仁 12
1701
卷 4 止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九

大日本 近江 谷鐵臣 輯撰

諸弟子篇第十七

凡四十
六章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

賢如顏回。而天使之久處約。何也。然其久處約。亦天使之玉其成耶。而顏回終始樂道。豈不賢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

言言義終八角
足以發。回也不愚。政為

顏回於孔子之言。默々聽受。心神領會。而不違如愚。蓋其容止寂然。神明洞然。備聖人之氣象者。雖孔子或畏之。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罕子

義。顏回好學。以勵諸子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進先

顏淵聰明絕人。每孔子有言。則怡然神解。而無所不悅。此言若有憾。而實贊之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進先

觀二子之所以貧富。而知二子之所以優劣。回也不用心於貧富。故屢空。是幾乎君子矣。賜也不安於天命。而或有勞心於貧富。故貨殖焉。是近乎市人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公冶長

子貢好方人。故孔子試問如此。而子貢自知
回之不可望。故孔子亦曰。我亦弗如其深稱
回也。所以激勵子貢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子路曰。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
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者也。而述

孔子稱顏淵。謂用舍行藏可與共者。子路聞
之心不平。乃問曰。若行三軍。誰可與共者。孔

子曰。暴憑徒勇。吾不與也。唯夫懼而好謀者。
是真勇者也。吾可與之共耳。孔子言此。亦誘
發子路之心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進先

諸弟子嘗從厄者數十人。中有此十人之傑
出。而今日或存或沒。或在他邦。皆不在於我
門下。孔子懷往日而嘆之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罕

子路以身外言。可以見其好義。顏淵以心內言。可以見其好學。孔子則以天下言。可以見其利濟之心。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子罕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罕

前一節言。凡人每於貧富相形之際。未有不動心者。子路識趣高明。無此習氣。故孔子稱之。

後一節言。衛風之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句。子路終身誦之。亦猶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所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

哉。君子之道，有更大於此者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諸？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進先

孔子教人手段，活潑如此，而其知人，各性質，明如視火，是以進退皆適中也。然此非常之機也，使凡人學之，則賊夫人之子，必不鮮矣。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淵顏

子路性勇決，廉直而無宿諾，人常信服之。孔子所以有此鑒定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進先

知生事人，盡吾之道也；盡吾之道，則所以事鬼知死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
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
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憲問
孔子歷舉四人。而以文之以禮樂之言。地於是
乎見成人之德全備焉。蓋孔子之言。此以警
子路之率直也。子路不悟。而迂孔子之言。曰。
今之成人。云々。其語氣全出於子路之嘖。可
知矣。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嘖。先進

指摘四子性質之癖。使其常思所以警戒。

閔子侍側。閔々如也。子路行々如也。冉有子貢
侃々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進

閔々侃々。皆弘毅者之聲容也。至行々。則有
北方強者之氣象。故孔子戒不得其死然。

按樂字下。當有曰字。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
曰。由也外堂矣。未入於室也。憲問

子路鼓瑟。有殺伐之聲。故孔子嫌惡之。門人聞之。侮子路。孔子乃語曰。子路之成學。雖未入室。既已升堂矣。何得侮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鉦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

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先進

三子之撰非不可而不如曾點之知時樂命也。孔門一席之佳話如聞堯庭俞嘒之聲矣。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

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長

三子之才其可用有如此。然而至於仁未可輕稱許之。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路

觀人不以衆而以類始可與言知耳。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

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而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陽貨

孔子曰。稱人之惡者。似直者。居下而訕上者。似憂國者。勇而無禮者。似不懼強禦者。地果敢而窒者。似見義必為者。皆似而非者。即君子之所惡也。既而謂子貢曰。賜亦有惡乎。子貢荅曰。微以為知。不孫以為勇。訐以為直。亦皆可惡。孔子然之。因是觀之。子貢講學之審詳可知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憲問

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按。子貢好比方人。曰。某與某孰勝。曰。某短。某長。遂至方師與商。是誠無用之多辨。而與夫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者。異矣。天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先進

道猶味食。取適於口矣。子張子夏之有過不及。其不得中一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公冶長

瑚璉。宗廟重器。以比子貢。可見子貢之材。亦為廟堂之器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

孔子教人。先之以孝悌忠信。申之以詩書禮樂。如性與天道。則其所後也。故論語二十篇中。無一弟子得聞易理者。蓋易者。聖人師天

地之書。而性與天道。則皆易書中之辭也。子貢見孔子之先人道而後天道。而有所深感。且嘆非淺學之可得而聞也。

按。子貢此言。與顏子鑽仰同感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公冶長

第一句。惡不仁也。第二句。好仁也。惡不仁。子貢之所及。好仁。非子貢之所及。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長

冶長南容皆素履慎謹總之明哲保身者也。

孔子嫁子姪亦善擇其人。可見慈愛之至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先進

君子擇女婿每取謹厚之人如此。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其舍諸。雍也

仲弓父賤而行惡而仲弓賢譬之犁牛之子

可祭山川言其必見用於國家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

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長

冉雍為人重厚簡默其近於仁在於不佞或

人短其長處何其謬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

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也。雍也

雍也為人寬宏有君人之度故孔子稱之曰

使南面可也。孔子又嘗曰：居上不寬，何以觀之。蓋居上者之德，宜在寬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

天下無不仁之君子，故可逝也。無不智之仁人，故不可陷也。

按：宰我欲以微言諷孔子。其意問不仁者之群中，亦可為仁乎否也。孔子嘗欲赴佛肸公

山弗擾之召。子路不悅。宰我亦有是言。孔子乃正言以喻之如是。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問

邦有道而食祿，可也。邦無道而食祿，是可恥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公冶長

堅強不屈，見義勇往，而不顧己身者，謂之剛者。古之人如伊尹、伯夷是也。申枨所為，未免

有慾不可稱曰剛者。此言蓋依人對而戒根矣。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淵顯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兄作亂而將死也。故子夏為此不得止之辭。欲以寬牛之意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

子張才行過高。文采炫耀。而少剛毅之氣象。子游之言此。蓋規朋友之義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子張

子張為人。外有餘而內不足。曾子言此。蓋欲救子張之失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八

宰我妄言以對。何其謬也。孔子以不說不諫。不咎責之。乃其所以深用說諫咎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

後世學者。亦多冉求一輩之人。非力不足也。志不至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

改是。公冶長

前所言。使予聞之。則必猛然警醒也。次所言。使予聞之。則必惕然悔悟也。孔子之所深責。即所厚望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

冉耕疾病。孔子訪問之。自牖執其手。不肯入病室。恐其驚擾也。執手診之。見其衰狀。曰。喪之矣乎。既去。而嘆曰。命矣哉。若人而有若疾。

也。其師弟之真情，可使鬼神感泣矣。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

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進先

孔子哀慟至于此。又曰：「天喪予，是不獨哀顏

淵，而爲天下哀失斯人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

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

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進先

葬，宜隨分而可也。顏淵雖賢，何要厚葬？

按：伯魚死年五十，當孔子七十歲時。其明年

顏淵死，年四十一。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

也。夫二三子也。」進先

厚葬必非回之所欲，而予不能止，門人之所

爲。回若有知，謂予何？是言亦可以見孔子之

餘哀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進先

桓魋知我何、匡人知我何、是孔子知命之言也。天喪予、天喪予、是孔子籲天之言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罕

惜顏回之好學如此、而天奪之命之速也。地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九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十

大日本 近江 谷鐵臣 輯撰

孔子行狀篇第十八 凡三十章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時人或謂孔子生知之聖也。故孔子答之以

謙辭如此。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為政

志學者大學所謂知止也。立者所謂能定也。不惑者所謂能靜也。知天命者所謂能安也。耳順者所謂能慮也。不踰矩者所謂能得也。此孔子自得之言也。

按當時人咸謂孔子天縱之聖非所及也。故孔子自述其進學之次第使後生有則於此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罕子

孔子自謙曰。我在邦國。日常所行。僅能此四事已。如其餘。我無所能為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衛靈公

言斯民即三代之民。雖相距久遠。秉懿之性。未有所變。教而導之。皆良民也。故我之於人。無所毀譽。其或譽之。以嘗有所試驗。而知其善已。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述而

富如有可求而得之義。地吾豈不求哉。是命也。天則我從吾所好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

君子處世。樂其道耳。貧賤富貴。不足動其心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聖人所行。從容中道。所以絕此四事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

利益之說。嫌於私慾。性命之理。馳於高妙。仁道之論。涉於廣大。皆不可易言之也。

按詩書執禮。是其常言也。怪力亂神。是其不言者也。利與命與仁。是其所罕言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孔子教人。因材施教。高下學深淺。而其言常異。故弟子或疑其有隱。孔子乃謂道之在人。不過

日用尋常之際。吾之立教。原不離動靜云為之間。不但吾無隱。道本無可隱者矣。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陽貨

辭以疾。示絕之也。取瑟歌。示警之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按孺悲恃哀公命。不由介紹。直欲見孔子。孔子疾其無禮。故辭以疾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

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互鄉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也。其中童子。一日進見孔子。孔子待之如常人。門人惑之。孔子曰。見之無害。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之意。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述而

時人多稱孔子曰聖或仁。故孔子自謙如此。

而公西華乃以為不可及。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

時行物生。天已默為之宰。聖人之動靜。亦有不待言而化物者。學者宜領悟於言外矣。按。子貢多言。故孔子警之。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罕

子貢之設喻。金聲鏘然。而孔子之應答。玉振琤然。如聞一部之天樂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

孔子興感於逝川也。蓋年歲之急速。時勢之推遷。皆在此感中矣。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

孔子見道不行。偶發此嘆。亦猶乘桴浮海之意。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罕子

孔子嘆時無明君而不欲顯言乃借鳳鳥河圖以寓其言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

孔子嘗欲為東周而不見用於時遂至年老乃托諸夢想而發諸浩歎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公冶長

子路有臨難不避之勇而不知孔子所嘆在

於道之不行而不在於浮海也故有喜從而勇往之色孔子乃作戲言曰我無所取材以警子路之過於好勇然孔子發此言蓋亦有取於子路之勇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在位期月可以舉政刑大綱三年可以見教化成功是孔子所自許也。

按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三月而魯大治又何論期月與三年哉。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憲問

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而不怨不尤。是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下學上達。是孔子之所以知天。故又曰。知我其天乎。蓋人不知而不愠者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罕子

黨人之美孔子。猶孔子之義泰伯。而且贊其博大。無所成名。孔子故自誤解其語。曰。吾將執射以成名乎。將執御以成名乎。蓋孔子不欲居於盛名之下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與溫良恭儉讓異辭同德。而此或記其盛服立朝時之氣象者也邪。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

君子之於容貌辭氣。豈有心於變哉。然其盛德形於身者。頃刻變異。有此三樣。是蓋子夏自記接孔子時之事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々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顏淵此語。比諸子貢諸子贊仰之言。則更深更高矣。讀者宜玩味之。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路請禱。弟子之至情。可喜。然禱而治疾。無此事理。故孔子曰。禱久矣。而解子路之惑。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死生之際。君子所最慎也。由之行詐。何其悞。

於道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亡矣夫。衛靈公

此章不可強解。

子之燕居。申々如也。夭々如也。而述

孔子閒居氣象如此。見其和氣申々。愉色夭々。

子之所慎。齊。戰。疾。而述

孔子所慎。不特此也。然在三事。則其所最慎

也。何則。齊。所以事鬼神也。戰。所以衆之死生。

國之存亡也。疾。所以身之死生存亡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而述

孔子謹言如此。所以立世防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而述

君子遠庖厨。亦此類。可見君子仁恕之心及

於物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而述

孔子襟懷虛冲。取人之美。如此。况其善大於

此乎。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

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衛靈公

孔子相師。周旋詳悉。乃如此。蓋雖小事。執禮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

過之。必趨。子罕

孔子哀有喪。尊有爵。不矜。不成人。必起敬之。

其執禮如此。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

不歌。述而

未嘗飽。不忍飽食也。不歌。不忍歌也。此見孔

子惻怛之心厚矣。

按。程頤嘗曰。歌日不哭。蘇軾笑其駭陋。蓋哭

日不歌。順其情者也。歌日不哭。逆其情者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

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以下鄉黨篇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躩々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餲。魚餕而肉敗。不

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席不正不坐。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問人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入大廟每事問。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
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
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
路共之。三嗅而作。

以上記事十七章。備載孔子動容周旋之狀。
蓋門人景仰之餘，記以備於遺忘者。而千載
之下，猶想見其盛德宛然溢於行間矣。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
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
入，不見宗廟之義，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子張

子貢說已說孔子，高低大小，極其形容。武叔
門外漢，安能得窺見宗廟百官哉。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

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多見其不知量也。子張

後千萬年。未有毀得仲尼者矣。地武叔之於仲
尼。猶隙塵之於日月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
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

之何。其可及也。子張

子禽武叔皆是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也。其
毀孔子。偶見其愚耳。何損於孔子哉。

按。以上三篇。子貢極力贊稱。可謂不負孔子
之盛德矣。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十大尾

附錄

重出章五條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仁里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罕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淵顏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憲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陽貨

跋

吾師太湖先生令茲庚寅年六十九一日患嘔
血幾乎危矣病間召助出示其所著論語心解
稿本曰吾欲必刻此而後死也囑汝校訂助謹
諾披而閱之朱墨爛然抹乙滿紙乃於官仕餘
暇拮据繕寫經十夕而竣功先生欣然語助曰
此書方成而吾疾遽愈不亦幸乎汝其跋一言
以識吾幸焉助退而歎曰先生嘗勤勞國事將
以身殉道者數矣今年老疾病猶且欲以道殉

身也如此而其病則愈而其書則成矣吁乎是
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唯先生之幸而已矣哉
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門人三浦助謹識

小石碌郎寫字

明治廿四年三月八日印刷
同年三月十四日出版

版權所有

著作者

谷鐵臣

京都市上京區柳馬場御池下八幡町七番戶

文石堂

北邨四郎兵衛

發行兼
印刷者

京都市京橋區南傳馬町壹丁目

吉川半七

特約販賣所

大坂市心齋橋安土町南

鹿田靜七

謝安

謝安

謝安

謝安

謝安

謝安

謝安

謝安

謝安

同

羊三月十四日出

謝安

謝安

